

研究》，并翻译了《西厢记》。李相殷，高丽大学名誉哲学博士，著有《中国哲学史》、《孟子性善说研究》、《现代和东方思想》。李相轅，汉城大学文学博士，著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儒家思想史》等。此外尚有博学多识，文章雄放豪健，著书甚多者，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举例。总之，近年来，南朝鲜研究汉学大为增加，他们多采用集体力量，广泛研究有关中国各项课题，其研究之风，汉文资源利用之便，都是值得我国重视的。

注释：

- ①增补文献备考，卷242艺文考1，历代书籍条。
- ②“新罗真兴王26年；陈遣刘思与僧明观，聘新罗，送释氏经论一千七百部”。增补文献备考，卷242艺文考1，历代书籍条。
- ③“又遣学生李同等三人，随进奉使金胤，入唐习业，仍赐买书银三百两”。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景文王九年条。
- ④“新罗僧洪庆，自唐闾府航载大藏经一部至礼成江”。高丽史太祖世家11条。
- ⑤“宋江南人李文通等来献书册凡597卷”。高丽史卷5显宗18年（公元1027年）8月丁亥条。
- ⑥“（高丽）宣宗8年（公元1091年），户部尚书李资义、礼部侍郎魏继廷等还自宋奏曰，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书目授之，仍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凡128种（书名省略）增补文献备考，卷242艺文考1，历代书籍条。
- ⑦增补文献备考卷242艺文考1，历代书籍条。

## 印刷术发明前的文献复制技术述略

山东省广播电视大学

周广学

尹新基

复制技术产生很早。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为了使制造的陶器美观，有的涂上色彩，有的还用某种印模印上绳纹、网纹、弦纹等装饰。周代的“钹”即青铜印，已经有较多地使用。说明早在商周时代，人们已经懂得使用印章的技术。这些都是我国复制技术的先声。

文献复制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这期间，人们进行过各种尝试，并创造了一系列别具特色的复制方法。这些方法为我国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起源奠定了基础。

古代文献复制最常用的方法有手工抄写、摹搨、拓印、钹印、印染以及铸造等几种。下面试就这些方法分别加以论述。

### 一、手工抄写

手工抄写包括写与临两种形式。

写 古人称写字为书。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云：

“今人以书为写，盖以此本传于彼本，犹文以此器传于彼器也。”这里“写”是指抄写。另外诸如“写生”等都有类似意思。

自从伏羲画八卦、仓颉删定文字，文献复制技术也就产生了。《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汉代郑玄注“书契”为“书之于木，

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这是文字发明前后用不同书写体系对文献的复制。

《竹书纪年》载：“帝禹夏后代元年，帝即位居冀，颁夏时于邦国”。夏邦国众多，要把一部“夏时”颁往各邦国，必须抄写复制多份才是。《礼记·礼运》就言及孔子说“吾得夏时也”。说明孔子曾得到前代流传下来的这本书。《周礼·春官宗伯》谓：“内史掌王命，遂贰之。”对于“王命”即王朝的法律是有副本保藏的。《国语·鲁语》言：“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既能校商之名颂十二篇，说明已有不同的抄本，且文字已有差异。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学术开始走向民间。人们日常学习所用各种字书及著作都是靠抄写办法来传播。由于当时著书有作者不署姓名的习惯，以至出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的情况，说明文献的辗转传抄已达到一定规模。据《汉书·艺文志》等有关记录，西汉官府藏书有三万三千多卷。这些书皆是靠抄写流传。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帛书中，《老子》一书便有两种写本。刘向校仇图书时，正定书籍的不同抄本是其主要任务之一。

但是，由于当时的书籍载体主要是缣帛和简册，缣贵而简重，所以影响了这时复制的进一步发展。

从纸张发明后的汉代开始，到印刷术开始使用的唐代，是中国书史上的抄写本时代。这时，纸张的使用逐渐普及，书籍抄写更为便利。《魏书》言，当时政府“有书生五人专令抄写”。魏晋南北朝几代，书家倍出，不少藏书家藏书数量超过万卷。隋炀帝时，“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隋政府的藏书达到复本数三十七万卷。皆以手抄完成。唐时政府设有专门的抄书机构和抄书人

员，有装潢匠、制笔匠等众多工匠。政府曾多次购募天下遗书，“置楷书令缮写”。天宝年间，藏书达七万卷，复本数仅开元年间的统计就有十二万五千卷。唐代私人藏书比南北朝时期有更大的发展，藏书超过万卷的人更多，复本数也达到了一定程度。

唐代以后雕版印刷技术逐渐占据了抄写的支配地位，成为大宗书籍复制的主要手段。这一时期的抄写复制技术依然存在，就绝对数量而言还有所增加。

总之，抄写复制方法是古代使用最早、延续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的复制方法。它的特点是直接简便，对复制工具要求不高。在文献复制量少，对保持原本形式特征要求不太严格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法最为便利。它的缺点是不便于大量复本的快速复制，也不能精确地保持文献原貌。

临写 临写也属于手工抄写的范围。

“临谓以纸在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黄伯思《论临摹二法》）

临写与书法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历代学书习字之人首要的事情就是临写名人的碑帖。《书学史》云：“唐太宗工隶书飞白，得二王法，尤善临古帖。”临写古碑帖可以继承前人的书法艺术，同时对保留古代文献的原貌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书法正传》云：“《丙舍帖》原迹无存，张彦远谓右军暮年临此，笔法弥老，亦仅有临本矣。”何延之《兰亭记》曰：“永禅师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于大麓，麓受一石余，而五麓皆满。凡三十年，所临真草《千文》，八百余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

在摹拓技术发明以前，临写是文献复制最逼真的形式。何延之称释辩才“每临永禅师之书，逼乱真本。”唐代李琳甚至利用自己高超的临写技术作伪。与手工抄写相比，临写更接近于文献的本来面貌，但临毕竟不能代替原件，正如宋人姜夔所说：“临

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它的速度也很慢。所以在文献复制方面的作用逐渐被后来的摹搨技术所代替。

## 二、摹 搨

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云：“摹谓以薄纸覆其上，随其曲折宛转用笔曰摹。”摹即模，与搨同义。摹搨方法有四种：①描摹，②响搨，③硬黄搨，④双钩。

描摹技术起自何时，尚无定论。明方以智谓：“自有石经碑刻，应有搨帖而未著者”、（《通雅》）。《后汉书·蔡伦传》言熹平石经完工以后“观及摹者车日千辆”。唐初描摹之风尤盛。描摹的方法是用毛笔直接在薄纸上描写出底稿的字迹。

响搨者“谓以纸覆其上，就明窗牖间，映光摹之”、（《论临摹二法》）。之所以要映光摹搨，大概是由于那时纸张较厚，透明度不够的缘故。

硬黄搨指“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俨如枕角，毫厘必观。”（《游宦纪闻》）。这种方法的加蜡与唐代制造硬黄纸时的加蜡有所不同。制作硬黄纸加蜡是为使纸张莹滑坚挺，便于书写。硬黄搨时的加蜡，是为勾摹所用之特殊加重蜡，目的是增加勾摹时的清晰度。明代时改用油纸、硬黄搨也简称硬黄。

双钩法唐初已有。它是依照每个字的笔划钩摹成空心字，然后用墨填满，或者在反面填朱。唐人搨写《兰亭序》大概就用此法。在轮廓中填墨，叫做廓填。唐人搨书，大多廓填，故使后人误为真迹。宋人搨写古碑，由于碑字本来是白色的无须填墨，于是出现了仅有轮廓未经填墨的双钩本。黄伯思说曾在洛阳见褚遂良的《黄庭经》“单廓未填，笔势精善”。

另外，也有把两种摹搨方法结合使用的。如宋人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记载有“以纸加碑上，贴于窗户间，以游丝笔就明处圈

却字划，再填浓墨”者。这是双钩技术融和到了响搨中。

摹拓法是印刷术发明以前使用最广的真迹保存复制方法。它的特点是按原本钩摹，复本比临写更加形似。它不需将原稿刻在木版或石碑上即可直接复制，这与后来的拓印或雕版印刷有所不同。摹搨复制技术的发展为拓印技术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它的将复制纸放在底本之上的方法，为拓印以至雕版印刷所采用，成为克服印章复印法最大缺点的关键。摹搨法的缺点是：与原件相比所复制的字划显得呆板，采用双钩法填墨复制的文字双钩轮廓尤存，影响了字的逼真与美观。由于它仍是一一摹写，复制速度也还不快。

## 三、拓 印

拓与搨的含义不同。拓是指以湿纸紧覆在碑版或金石文物上，然后在纸上轻轻刷墨，因为石上的字是凹入的，所以有文字的部分不受墨，揭下来后便成为黑地白字的复制品。这种单叶复制品称为“拓片”。将一张大幅的拓片按照一定的尺寸和字数剪装成册，称为“拓本”。根据拓片的墨色特征可以分为“蝉翼拓”与“乌金拓”两种，北方惯用松烟墨拓，墨色干淡而显花白，谓之“蝉翼拓”；南方用油烟墨和蛋白拓，色墨而有光，谓之“乌金拓”。用朱色打拓的叫“朱拓”。

拓印技术的起源时间是一个争议中的问题。有人认为《后汉书·蔡邕传》记述的“观及摹者车日千辆”的话，即指拓印而言。我们认为，姑不论当时是否有适合拓印的质地轻薄柔软的纸张，单是那“日以千乘”的拓印者对石经日复一日的捶打，也会“模打既多，石亦残缺”（欧阳修跋《唐中兴颂》）。另外，那么多人拓印、刷墨，也会使熹平石经面目全非，影响它的清晰与美观，何况碑的内容又是被封建统治者奉为神明

的儒家经典。所以，理解为拓印似乎不太合理。一般认为，拓印的方法大约出现于四至六世纪以前。

《隋书·经籍志》记载隋代皇家藏书中有拓印书，如《秦始皇东巡会稽石刻文一卷》、《曹魏三体石经十七卷》等。唐朝时，拓印本的正式名称为打本。这时的拓印技术有很大发展，政府中已有专职的拓印工匠，崇文馆有拓书手三人。玄宗时，仅集贤院就有拓书手六人，还有其他辅助工匠。私人拓书越来越多，韦应物《石鼓歌》就有“令人濡纸脱其文，既扫既击黑白分”的诗句。同时还出现了两种复印技术相结合的情况：将古代刻石文字临或摹在木版上，刻成阴文正字，再从雕版上拓印。另外，宋代出现了从青铜器和甲骨或其它文物上拓印文字的技术。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诏令拓印青铜器上的文字藏诸秘阁，这是青铜器拓印之始。从青铜器或甲骨上拓印文字要比从碑版上拓印困难得多，青铜器上的铭文有些是凸出的，与碑版的凹入字不同。这项技术的出现，标志着拓印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到清代又出现了能够完整拓印器物立体形象的“立体拓”。立体拓的出现是拓印技术发展的最高标志，即使现代照相复印技术也有比之不及的地方，不过这些都是印刷术发明以后的事了。

拓印在唐代以“打碑”为多，所以唐拓本的正式名称为“打本”。到宋代，“拓印”、“搨印”、“模搨”、“椎拓”等的含义逐渐统一，皆指“捶拓”

拓印技术是最早的不用笔写而靠刷墨复制的技术，这一点与雕版印刷的原理相近。宋代以前尤其是唐代，在文献复制方面，拓印技术实际上担当起了与以后的雕版印刷术相类似的作用，是一个独立的不容忽视的阶段。所以我们不妨把这一时代也称为拓本书时代。

拓印技术的缺点是黑地白字，容易漫漶不清，视觉效果不好，复制速度慢，受拓印原件的形制限制较大，且对原件有污染破坏作用。

#### 四、捺印

印的起源很早。《运斗枢》曰：“舜为天子，黄龙负玺”。《世本》曰：“鲁昭始作玺。”商周时代青铜器铭文中，其阳文的制作，从铭文中常用虚字的一致性判断，青铜器铸模内壁的阴文反字也有用一个个事先作好的阳文正字印制而成的可能。这一个个阳文正字印也就是印章。有人甚至看作是最早的活字。秦代印章进一步发展，“玺”成为天子的专用品，用玉制成。其他人所用的称为印或章。秦代的八体书中有刻符和摹印二种刻印所用的专体书法。汉代以后，印章的制作材料及称呼有了正式等级。《汉官仪》曰：“诸王侯黄金橐驼钮，文曰玺；列侯黄金龟钮，文曰章；大夫金印紫绶，文曰章；中二千石银印龟钮，文曰章；千石至四百石皆铜印，文曰印”。

东汉印章除作为官私符信以外，也开始用于印制榜文。《后汉书·党锢传》有“灵帝诏刊章捕俭”的话，有人认为是印刷术始于汉代的证据。这似乎有些牵强。不过从“《汉书》言‘章大者数千’，其文若全案”（《通雅》）的记载来看，把“刊章捕俭”的意思理解为“刻书其大章于版，以遍行捕之”，当是可能的。把讨捕榜文刊刻在一块木版上，采用盖印的方法印制出无数的复制品发往全国，这是印章直接应用于复制整篇文献的良好开端，对以后的雕版印刷技术不无影响。

印章也被用于宗教神像和咒语的复制。《云仙散录》引述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其印量已属可观。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也记载：“古之入山者，皆佩黄越神章之

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印章规模已相当于一块印版。

《证俗文》曰：“玺，封之者曰泥，濡之者曰涂。”印章的印底从早期的泥发展为纸，印文从秦汉以前的阴文转变为阳文，印料的变化也由泥而墨进而油墨。阳文的大块印章加上优良的纸墨与捶拓技术的结合，已使雕版印刷技术呼之欲出。印章还对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有不小的启发。活字印刷技术是用预先制好的一个个阳文字印，排成整板，然后刷墨印制的复制方法。一个个字印，也就是一个个印章，毕升所谓“每字为一印”。如果把一个个阳文印章，排列起来，使其文字向上，不就是一块活字版吗？

### 五、印染技术

印染技术是纺织业使用的复制技术。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制造色彩斑斓的纺织物。但是它与印刷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隐藏着各种印刷技术的影子。而且就其过程而言，它本身也是一种印刷，只不过以图案图画为主罢了。如同我国古代先进的丝织技术曾经导致了纸的发明一样，印染技术对印刷术的产生也曾发生过某种积极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

**凸版印花技术** 凸版印花技术是将要印制的花纹图案刻制成一块块凸版，然后印制到织物上的技术。大约出现于春秋战国时代。西汉时已有比较高的水平。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是用三块凸版套印加工的。有些地方由于加工时定位还不十分准确，造成印纹间有相互叠压，以及间隙疏密不匀的现象。但从整体看，定位技术还是比较高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文物中，有几件印花敷彩纱和金银色印花纱，是用凸版印花并结合以彩绘技术制成的印染品。有一件印花敷彩纱用的主要是矿物颜料，如朱砂、铅白、绢云母和炭黑，表面上藤蔓底纹清晰，线条流畅有力，充分体现了凸版印花的良好

效果。唐代用凸版拓印的对窠纹绢在敦煌有出土。隋唐时代，凸版印花的丝织品已通过“丝绸之路”输向西域。

**套染技术** 远在西周时，套版染色印花技术就已产生。《尔雅·释器》中有：“一染纁，二染赭，三染熏”的记载，就是说要染三次才能得到大红色。另外，两种以上的染料可以进行套染。如用蓝草染了以后，再用黄色染料套染，就会染出绿色。商周时代，染红、黄、蓝三种颜色的染料都已获得，并能利用红蓝黄“三原色”套染出多种色。另外，前面所提到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金银名印花纱，是用三块版套印加工而成，有些地方的定位还有重叠现象。这恰好证明了它是用套版技术印制的。1959年新疆民丰东汉墓出土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万年如意”、“阳”字锦等及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各种染色织物，共有二十多种色泽，充分反映了当时染色配色技术的高超，表明当时已有相当完善的浸染、套染技术。唐代的蜡缬有单色和复色两种。复色染有套色到四五色的。因为不同颜色容互相浸润，花纹都比较大，特别宜于作幛子，帘幕。

**防染、拔染技术** 据研究，最迟在秦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的兄弟民族就掌握了用蜡防染的特点，利用蜂蜡和虫白蜡作为防染的原料。先用溶化的蜡在白布和绢上绘出花纹，然后浸入靛缸（主要是蓝靛，少数染紫红等色）。最后去蜡显花，就得到蓝地浅花的印花布。这种印花布在古代叫做“阑干斑布”两片，其中一片是圆圈、圆点几何纹样组成的花边，一边系小方块纹，下端还有一半体像。这两件染品是十分珍贵的印染实物资料。另外，六朝及隋唐等都有蜡染实物的发现。

除用蜡防染以外，夹缬法也是防染的方法之一。它是用两块雕镂相同的图案花版，

（下转第58页）

导作用。当时，他针对七十年代书目编制中的问题，指出：编制书目时，选择图书资料应当根据书目的类型、特定用途和读者对象的要求，实事求是地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辩证法，遵循目录学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和科学原则的一致性，使得选择的图书资料系统和完备。不能因为某人犯了错误，他的全部著作，不作任何分析，一概不予选录。强调要以马克思对待拉萨尔和列宁对待普列汉诺夫的那种科学分析态度及坚持历史辩证法的精神为榜样，坚持实事求是，不能随风改变选择图书资料的标准。彭先生还经常以列宁编的“《卡尔·马克思》参考书目”为具体实例，要我们在以后的工作和研究中，坚持目录学的原则，提高书目工作水平。

此外，在文献的揭示方面，彭先生特别重视揭示的深度，在科学地揭示文献外形基本特征的同时，要通过提要、文摘等方式揭

示文献的思想内容、科学价值、作者在学术方面的派别与成就，要给读者提供确认某一特定文献的可靠情报。在这方面，彭先生很推崇刘向《别录》和纪昀等编的《四库全书总目》，要我们一定要继承好这个传统。

对于彭先生的这些思想，我在目录学教学过程中都尽力加以贯彻。如1983年和1985年，我和学生一起编辑了两册《目录学研究资料目录》，每篇文献都附有提要或文摘，不仅训练了学生编写提要、文摘的技巧，也加深了他们对深入揭示文献内容的意义的认识。

今年9月30日是彭斐章先生的六十岁生日，虽已步入花甲之年，他仍然把全身心的精力放在如何搞好目录学学科体系建设及培养合格人才方面，放在如何提高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学科的社会地位方面。预祝先生为发展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 全国第二届期刊管理与利用研习班在烟大举办

7月23日至8月4日，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61所大专院校图书情报单位的70名同志汇聚于烟台大学，参加了由烟台大学图书馆和全国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共同举办的第二届期刊管理与利用研习班。全国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副理事长王一彪副

教授、四平师范学院杨秀君馆员、烟台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孙继亮同志担任了主讲。学习期间，该班还针对全国高校馆期刊管理与利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前景等，组织了多次专题讨论和学术交流活动。

(宋来惠)

(上接第66页)

将布夹在中间，涂以防染剂，然后入染，成为色地白花的印染品。据隋刘存引述：“夹缬，秦汉始有之”（《事始》）。说明秦汉时代我国中原地区已有镂空版及染缬的技术。以后历代都有夹缬制品。

从出土的唐代染织品中，还发现了不见于经传的印染工艺。如同碱作为拔染剂在生丝罗上印花，刷色后脱去胶浆以显花。这种印花工艺早在东汉时就已经有了。

可见，我国古代的纺织品印染技术很早

就已孕育着雕版、套版、平版等多种印刷技术的种子。遗憾的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些种子一直到隋唐以后才在文献复制的领域里开花结果。

除以上复制技术以外，还有铸造技术，人们使用这种技术生产了大量的金石陶器制品。铸造复制方法虽然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古代文献，对印刷术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但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方法是最困难、昂贵的复制方法，也不会成为文献复制技术发展的方向，所以这里不再叙述。